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的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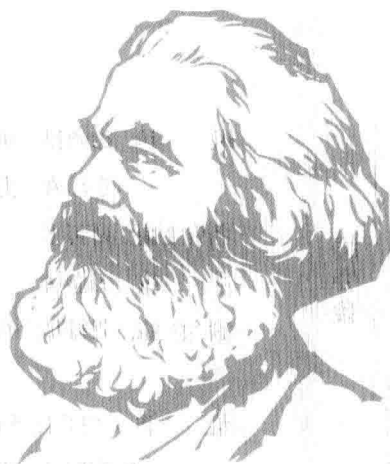
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Spectres de Marx

[法]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 著

何一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Karl Marx

马克思的幽灵

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Spectres de Marx

[法]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 著

何一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9-9

I. ①马… II. ①雅…②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哲学思想-法国-现代
IV. ①A81②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397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马克思的幽灵

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法]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著

何一 译

Makesi de Youl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9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译者序

德里达的出现无疑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这不仅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对哲学史或者说柏拉图以降的整个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作的那些出人意表的重写或解读，而且还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将从根本上使传统的哲学史写作归于无效。确实，德里达堪称后现代理论谱系中最为纯正的“哲学家”之一，在当今的后现代大师中，还没有哪一位像他那样不厌其烦地在传统的哲学理路中挥洒自己的智力。也许，从传统哲学的眼光来看，德里达不过是一位沉溺于文本游戏的玩家，他对传统哲学文本中的那些被认为与主导“叙事”或称述全然无关的边缘性“意象”的死缠烂打，对文字拆解和随意比附游戏的病态般的痴迷，除了只会煽起人们对哲学言说和思考的不信任以外，似乎再也不能为我们添加什么。

可是，德里达并不是那种“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的所谓解构并不是浅薄地“削平”一切。德里达之为德里达，恰恰在于他对待哲学的那份严肃和苛刻，在于他的解构热情背后的那种等级颠覆的政治学。文本游戏固然是德里达哲学的特色，但那只是一种策略，一种用来揭示压抑历史和现实的霸权话语的自我在场幻象的策略。因此，对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我们尤其需要从一种建构的意义上加以领会，方能体悟到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思维运作背后的踪迹。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在此译评的德里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又一本引起轰动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

对于解构哲学或者说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方学者已多有论及。虽然从一种激进的或彻底的解构批评的立场来说，马克思主义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体化方法仍然属于那种“大话式的”宏伟叙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建制的批判性分析，同时也为解构批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接打入了革命性的楔子。正如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

逊在《语言的牢笼》（1972年）一书中曾经说的：“对不同的东西的价值分别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十分相似的内容，如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的研究，弗洛伊德对情欲的研究，尼采对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德里达对语言的研究，本身就是决定这些不同对象的东西：黄金、阳物、父亲或君主或上帝以及口说语言相互之间的隐蔽关系的一个标志”。当然，这并不意指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批评之间有着完全的理论同一性，恰恰相反，它们各自的价值正是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正是这种差异性，为当今的各种后结构或后现代理论反讽式地挪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实际上，在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中，在列奥塔的利比多经济学中，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中，在拉克劳和莫芙的反政治霸权的政略中，在赛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中，还有在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中，我们都可以感知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我们都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情驱除或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的“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所以，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对我们自己，都要在一种“幽灵学”的谱系中进行理解。

不过，上面所论只是我们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提出的一个阐释性的背景或语境，而实际上，德里达写作这本书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这就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历史行将结束，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下，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与这样一种乐观情绪相对应，西方的知识界和学术界也在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和作为其政纲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和命运。1993年4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思想与社会中心为此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与会代表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波兰、罗马尼亚、墨西哥、德国、法国等地的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德里达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当然在被邀请之列，并被大会安排作了两次专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我们面前的这本同名著作就是根据这两次发言扩充而成的。而其他与会者的论文则以《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为题结集出版。

“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一复数形式的表述表明：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

主义不止有一种，而是有多种，它们和作为其建制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都是由特殊的传统历史地规定的或确定的，因此，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崩溃”或“瓦解”并不必然地意指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终结，并不必然地意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全面崩溃。换句话说，那种以“新国际”之名对所谓的新世界秩序的话语诉求其实只是一种新弥赛亚主义的末世学论调，是资产阶级借以压抑其他各种异质或对抗声音的一种意识形态“伎俩”。在德里达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再次复活或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拥抱乃是其解构运作的一种策略，其意图并不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护，而是为了祛除媒体社会的新国际话语的同一性魔咒，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向所有霸权式的政治言说打入离心化的楔子。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的精神已经被一种解构性的阅读重新写过，已经成了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一种不断唤起现时代的离心化主体的精神创伤的异质性声音，其在资本主义上空的幽灵般的徘徊本质上就是这一精神创伤本身。在这本书中，德里达通过对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文本，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作互文性的阅读——其中穿插有莎士比亚、布朗肖特、海德格尔、福山等人的互文性文本——揭示了他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对新国际神话所具有的解构意义。

在西方，德里达在北美的声誉远大于他在欧陆的声誉，但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不如说是他的不幸，因为正是北美批评家，尤其是文学批评家，在文本批评中对解构哲学的任意挪用极大地削弱了德里达理论的政治学维度，使解构批评完全成了文本符号的一种没有止境的自由嬉戏。而也正是这种任意挪用，给德里达在欧陆带来了恶名。实际上，通观德里达的写作历程，我们发现，他的解构哲学其实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理论的和应用的。前者主要见于他的“解构三部曲”——《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写作学》《写作与差异》，它们都出版于1967年。在这三部著作中，德里达通过对西方2000年来的思想传统和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确立了他

的解构哲学的基本理论和范畴。1968年，巴黎爆发了反政府的学潮。左翼知识分子也为之欢呼，然而当学潮被政府有限的让步平息后，知识界又开始为一种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一个以泰凯尔集团为中心的新哲学思潮开始崛起。面对主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或权力机构面前的无力或无能，这一思潮决定以颠覆语言的既定结构来达成对政治权力系统的偷袭。德里达也介入了这一思潮，在继续阐发其解构哲学的基本理论的同时，还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析中，我们不妨将此称为“应用解构学”。其分析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对大学建制和学科划分的批评，对核威慑骗术的揭露，对法律条文的签署的合法性的质疑，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博爱或友谊、法律或公正的政治学除幻，等等。《马克思的幽灵》正是这一应用解构学的又一个典型文本，其对媒体帝国全球一体化政治幻想的批判无疑是对那种认为解构哲学取消了政治立场的误解的有力回答。

同德里达的其他前卫性写作一样，《马克思的幽灵》也可以说是不可归纳和不可译的。他的论述并不是以一种逻辑的或推论的方式向前推进，而是以跨时空的异质性文本的互文性并置来打开文本潜在的意义维度，或者说是通过文字游戏来炸裂文本表层的叙述结构，在意义的不断异延中来显现那不可表征的东西的踪迹。

本书是依据法国 Galilée 出版社 1993 年的法文版和美国 Routledge 出版社 1994 年的英文版对照译出的。书中加【】的部分为原作者成书时补进的内容。由于该书是根据演讲稿扩充的，所以书中保留了论战的结构、讲座的节奏和口语的形式，而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保持原著的风貌，我们在翻译中尽量不作添加，只在必要的地方为使语意通顺才补足了省略的句子成分。应该指出，《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一词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正如德里达一再强调的，马克思的精神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并且这一精神并不会实际地在场，它只会在其每一种具体化的形式中幽灵般地留下它的踪迹，“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一复数形式不仅是针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身，也是针对包括“新国际”在内的所有乌托邦话语。

该译本是多人合作的成果（封面署名为“合译”的谐音）：朱力宇博士根据法文版译出了全书的初稿，并在联系版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于秀英女士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吴琼、张志伟对照英文版对全书做了翻译、润色和校注的工作，其中，张志伟负责第二章，其余各章以及全书的注释工作均由吴琼负责。另外，我们还得向王霖博士和杨耕博士表示感谢，是他们的鼓励和督促使得这个中译本能够顺利地完

本责任编辑的敬业精神致敬。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译本。对于像德里达这样一个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喜欢用反常的句式 and 表达来造成后现代文本效果的哲学家而言，是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合意的翻译的。实际上，有关翻译中词意转换和变异的问题，一直也是德里达本人所关心的一个学术论题，在我们所翻译的这本书中，德里达就多次顺便讨论了翻译的问题。而我们的这个译本肯定也会引起大家的争议，我们将真诚地期待着有识之士参与到这一再创造的活动中。

献 词

一个名字取代另一个名字，部分取代整体：人们总是能够把种族隔离的历史暴力看做是一种转喻。它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借助各种不同的途径（凝聚、置换、表达或再现），人们总是能够通过它的独特性辨认出如此之多仍在世界上发生的其他各种暴力。它们同时是部分、原因、结果和例证。在彼处正在发生的事转而也会在此处发生，且总会在此处发生，不论人们处在哪里，也不论人们是在何处观看，它们都近在咫尺。故而，无限的责任被无有间歇地用来为任何形式的良知辩护。

但是，人们也许永远也不应该用一种象征的逻辑、一种旗帜或殉难的修辞来谈论对一位要人的暗杀，哪怕是一位可做榜样的名人。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他的死亡一样都是唯一的，永远也不只是一个范例、一个象征。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永远要命名的东西。

然而。然而，当我谨记这一点且求助于某个普通名词时，我想起正是一位共产党人本身，一位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在几天以前，即4月10日，被惨遭杀害。他就是克列斯·哈尼^[1]。凶手是波兰移民^[2]。杀人凶手们自己宣称他们所攻击的是一位共产党人。他们力图阻挠和谈，破坏民主化进程。这位深得人心的反抗种族隔离的英雄便成了危险对象，并突然变得不可忍受了，因为就在此时，他已决定再次献身于一个处于少数和充满矛盾的政党——共产党，并放弃了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高级职务，而且也放弃了将来的某一天在一个摆脱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他有可能会担任的任何官方的政治的甚或政府的职务。

请允许我向克列斯·哈尼致以深切的怀念，并把此次讲座敬献给他。

注释

[1] 克列斯·哈尼（Chris Hani，1942—1993），南非杰出的黑人解放运动领导

人之一，南非共产党总书记。他于 1962 年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的军事组织，成为非国大开普地区的领导人，1974 年当选为非国大全国执委会成员，1981 年成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的参谋长。1991 年再次当选为非国大执委会成员，并且当选为执委会工作委员会成员。1991 年 2 月在南非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他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南非黑人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1993 年 4 月 10 日在约翰内斯堡住处的车道上被白人右翼极端分子杀害。——译者注

[2] 指狂热的反共分子、波兰移民雅努什·瓦卢斯和克莱夫·德比-刘易斯。他们二人于 1993 年 4 月 10 日杀害了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克列斯·哈尼。这桩谋杀案曾使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同德克勒克总统的白人政府就过渡到多数人统治所进行的谈判受到搁浅的威胁。二人于一年后被定罪并被处以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

[美] 大卫·M·科兹 弗雷德·威尔

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

[美/法] 汤姆·洛克莫尔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美] 诺曼·莱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

[美] 斯蒂芬·A·雷斯尼克 理查德·D·沃尔夫

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 [加] 埃伦·米克辛斯·伍德
大同世界 [美] 迈克尔·哈特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

平等与自由：捍卫激进平等主义

[加] 凯·尼尔森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美] 罗伯特·布伦纳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社会现实

[比利时] 欧内斯特·曼德尔

超越后殖民理论

[美] 小埃·圣胡安

民主化的进程

[匈] 捷尔吉·卢卡奇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

[意] 马塞罗·默斯托

理解马克思

[美] 乔恩·埃尔斯特

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美] 田辰山

马克思传（第 4 版）

[英] 戴维·麦克莱伦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美] 罗伯特·布伦纳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法]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 3 版）

[英] 戴维·麦克莱伦

反对资本主义

[美] 戴维·施韦卡特

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 梅格纳德·德赛

激进民主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马克思思想导论（第 3 版）

[英]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美] 特雷尔·卡弗